

店招自由

《水滸傳》武松打虎，是這樣拉開帷幕的：「當日晌午時分，走得肚中飢渴，望見前面有一個酒店，挑着一面招牌在門前，上頭寫着五個字道：『三碗不過岡。』」這酒樓有五個大字，堪稱是文學史上最著名的頂流商業slogan之一。

至於古人筆下的詩詞，「碧疏玲瓏含春風，銀題彩幟邀上客」「千里鶯啼綠映紅，水村山郭酒旗風」「山遠近，路橫斜，青旗沽酒有人家」……遙遙地望見旗子，就有了升騰騰繞的煙火，有了划拳猜枚的熱鬧，山水不那麼寂寞，路也不那麼艱難。

《清明上河圖》裏，或懸掛或飄揚，或垂立或橫置的幌子、酒旗、匾額、招牌，林林總總，道盡了帝京繁華。按宋人筆記，「茶坊懸名人書畫，掛四季花枝，插時新標牌」「香藥舖以沉香雕作招牌，彩樓歡門」，各有特色，搖曳生姿，成為了商業興旺、市井活力最好的風向標。

而且，不同地域的店招，也都打上了獨有的烙印。江南水鄉的藍印花布酒幡，京津客棧的木質燙金匾額，晉商票號的魏碑大字，上海外灘的花式洋文，都綻放出迥異的美學之花。

最近，河北三河市被推上了熱搜。當地的奇葩禁令，不許商家店招使用紅、黑、藍三種顏色。甚至蜜雪冰城變成了「綠雪冰城」，醫院的「紅十字」變成了「綠十字」。實際上，近幾年來，類似折騰商家店招的事情，不少地方都發生過，迫令商家店招統一格式、尺寸、字體、材質，或像三河這樣限定顏色。

管理者以「整齊美觀」之名揮舞統一標尺，任性用權，明顯踩過界，破壞了法治和市場規則，扼殺了個性與活力，也是對城市美學的粗暴摧殘，與《清明上河圖》的生動景象形成刺眼對比。須知，萬家燈火各美其美的生命律動，才是一座城市最本真的表情。



逢周三、四、五見報

阿爾薩斯白蘆筍

四月的阿爾薩斯，那一縷隱秘的甜可是藏不住了。濕潤的泥土在陽光下伸懶腰，熟睡的白蘆筍便悄悄探出頭來。用當地人的話說，吃白蘆筍是跟時間賽跑，從破土到採摘稍縱即逝，一個遲疑就會讓筍尖碰到光，但凡「仙氣」被染綠，香氣跟含水量就大打折扣，身價也一落千丈。正是這份珍貴，讓阿爾薩斯人對它始終存着一份虔誠，彷彿收穫的不是食材，而是味覺信仰。

在法國，白蘆筍始終是大廚們心中的執念，自然也是米芝蓮餐廳的寵兒。看看當季的時令推薦，絕對少不了它來鎮場。而之所以能勝過眾多名貴食材，毫無懸念地「封神」，還要感謝這片被孚日山脈環抱的河谷。位居法德邊界，阿爾薩斯的土壤被礫石和黏土交織成獨特結構，透氣性好，春天的河流又形成了一層天然保護膜，陽光被穩穩隔絕在外。「避世修行」的結果就是甜度登頂，糖分比普通蘆筍高出三成，口感柔和，纖維幾乎隱形。據說有德國的農場主不服氣，硬是想用自家地裏的選手比試比試，結果一口就露了餡：礦物感和霧氣滋養的水靈勁兒全都沒有，這時才驚覺阿爾薩斯白蘆筍的無可取代：纖細美妙，好像把一整片向陽山坡的春光，都放在了舌尖上。

上好的食材不需要複雜修飾，白蘆筍的最佳吃法就是輕微焯水後撈出，淋上現熬的荷蘭醬，已然技驚四座。蛋黃加黃油打出的絲綢碰碰上白蘆筍的清甜，好似愛麗絲夢遊仙境。層次分明，汁水漫過口腔，微微回甘；也可以裹上伊比利亞火腿直接放進嘴裏，先體會張揚的鹹香，然後再接住蘆筍滲出的「蜜汁」，溫柔地灑到每一個角落，如果再配一杯當地特產「瓊瑤漿」，酒香蘆筍攜手共舞，當嘆一句好東西不等人，早吃早遇見，快樂似神仙。



逢周二、三、四見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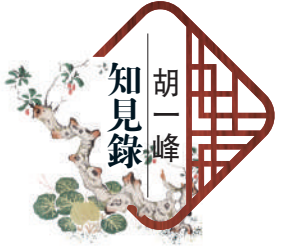
離開揚州前，去了朱自清故居。故居位於廣陵區安樂巷，屬於典型的南方民居，深藏在居民小區內，質樸日常，一如朱自清先生的人格和文章。朱自清祖籍浙江紹興，出生江蘇海州，童年遷居揚州。但他在《我是揚州人》裏宣告：「我家跟揚州的關係，大概夠得上古人說的『生於斯，死於斯，歌哭於斯』了。現在亡妻生的四個孩子都已自稱為揚州人了；我比起他們更算是在揚州長成的，天然更該算是揚州人了。」

朱自清從教多年，從中學到大學，輾轉多地，揚州的故居保存最完好。在這不算大的院落裏，有朱自清的書房、新房，還有他的一些遺物，也有他父母、子女的臥室。從牆上的展覽可大略了解他的生平 and 家族情況，展板還摘錄了《荷塘月色》《背影》等名篇裏人們耳熟能詳的句子。在同時代的文學家中，我以為，朱自清是最有家庭感的，進入這個故居，愈發感到他筆下那雋永沉實的親情。

展板上說，朱自清的父親，也就是「我買幾個橘子去，你就在此地，不要走動」這句名言的主語，曾在史公祠養病。幼年朱自清陪侍父親時聽他講了不少史可法的事跡。從故居出來，我又來到梅花嶺畔的史可法紀念館。院內古樹參天，享堂「氣壯山河」的匾下，史可法雕像紗帽官袍，目視遠方，凜然端坐，堂後便是衣冠冢，立着「明督師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史公可法之墓」的碑。

史可法與朱自清，其人其文，我都不陌生，二人之間隱伏的精神脈絡，卻是此前不曾注意過的。從朱自清故居走到史可法的衣冠冢，路程很近，走快些只需十幾分鐘，比這更近

的是兩位前賢的精神距離。懂得史可法，便懂了朱自清身患重病仍簽名為《抗議美國扶日政策並拒絕領美援麵粉宣言》；懂了朱自清，也便懂了中國士人從史可法之前延續至史可法之後的傲世風骨。（散記江蘇之五）



逢周一、三、五見報

功夫不在Deadline

動手，總覺得好像還沒來靈感，材料收集也還不齊全，準備不充分。於是，沖上咖啡，邊刷視頻邊慢慢準備，這樣往往半天還未動筆，直到臨近要交文案的Deadline，才腦子飛轉，鍵盤生風，效率全靠截止日期提升，而且「Deadline越近，動力越足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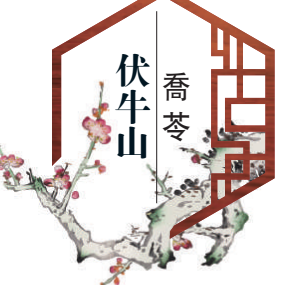
研究顯示，Deadline只能產生壓力下的短期效用，在同等時間內，還是從容規劃者完成工作的質量普遍更高。堅持規律的工作習慣，還能降低工作啟動的心理阻力。

在作家裏，村上春樹是典型的

「從容規劃者」，他有一個傳播很廣的「每日十頁」的寫作習慣，即每天必須寫十頁紙，每頁四百字。在他看來，狀態不好就不寫，狀態好時拚命寫，這樣的寫作狀態是不長久的。

前幾日，秘魯作家巴爾加斯·略薩去世，這位寫出《綠房子》《酒吧長談》等多部經典作品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曾介紹，他也一直堅持嚴格的寫作日程，即使沒有任何新想法，每天清晨到下午兩點都待在書房裏工作。「靈感來自規律的勞作。」他說，靈光乍現會出現在寫作的過程中，如果坐等靈感降臨，自己一本書

也寫不出來。一日練一日功，一日不練十日鬆。還有記者問略薩，作為一個作家，你認為自己最大的優點是什麼？略薩回答是「持之以恆」，這讓他取得了原先以為自己無法企及的成果。



逢周二、四見報

啟德的回憶

今年的七欖意義非凡，從以往於銅鑼灣的香港大球場轉至啟德體育園舉行，就像掀開新的一頁。除了運動比賽之外，贊助機構更增添色彩。比賽期間，航空公司特意安排飛機飛過九龍城地區，萬千觀眾在體育園抬頭仰望，便能見到飛機在上空近距離飛過。猶如時光倒流，勾起昔日回憶。

年輕時代，我居住和就讀於觀塘區。就像好些青春電影的情節，我也試過閒時與同學一起，從觀塘乘巴士到往昔的啟德機場。記憶之中，當時可以從離境大堂再走上露天的區域，

遠看飛機升降。然後，每當飛機即將降落，我們便掩着耳朵向天高呼，要與飛機發出的聲音一較高下。當時總會產生疑問：倘若飛機發生意外，九龍城區的居民怎樣逃生？另一方面，飛機雖不至於擦身而過，但又像觸手可及，總令人心生嚮往。

往後下來，無論是圖片抑或影像，飛機低飛橫越九龍城區上空的情景，都成為人們的集體回憶。近年的電影例如《九龍城寨之圍城》，又或描寫社區變化的《紅豆》，都有類似的特效場景。今年七欖能有真實飛機

再現九龍城上空，有點如幻如真的感覺。然而，這一瞬間的奇幻情境，不必強求，也不用常現。刹那回憶是美好的，但是未來更令人憧憬。啟德體育園將為香港帶來更多盛事，欣欣向榮。



逢周一、二、三見報

蒙娜麗莎的微笑

曲與賦格》；三套名曲《英國組曲》、《法國組曲》和《哥德堡變奏曲》選段等共計十一首巴赫作品，算是一張精挑細選的巴赫名曲集萃雙黑膠。

關於羅浮宮的「鎮館之寶」達·芬奇《蒙娜麗莎》，很多人不知其真正價值。「打造」一幅享譽世界的傳世經典，除了作品本身要具備學術和藝術價值，還需要包括話題性和故事性。《蒙娜麗莎》可謂集上述特質於一身。這幅意大利文藝



復興肖像不僅包含了「偷師」於尼德蘭肖像畫中的四分之三側臉半身肖像構圖和自然風景背景，還融入了達·芬奇的獨門絕學「金字塔構圖」、「暈塗法」和空氣透視法。不僅如此，畫作在被達·芬奇帶到

法國作為弗朗索瓦一世的觀見禮之後，曾先後掛在「太陽王」路易十四和拿破侖一世的宮中。在歷經戰亂輾轉之後，畫作還曾於二十世紀初被盜，在追回之前甚至有竊賊是畢加索

的謠言……上述一切造就了《蒙娜麗莎》絕無僅有的地位。「蒙娜麗莎的微笑」世人皆知，但緣何而笑卻是千古之謎。或許將此作用於本張唱片封面，是畫中人在聆聽古爾德彈奏的巴赫名曲後所流露出的會心一笑吧。

「碟中畫」古爾德演繹巴赫《蒙娜麗莎》



逢周二見報

雞湯肉米粥

參訪澳門旅遊大學，好友梁嘉豪講解當地飲食文化，先介紹葡撻、豬扒包、馬介休球等名物，再談葡國菜與土生葡菜，滿是歷史相關的人物與故事。學習不忘實踐，澳門不乏新舊土生葡菜餐廳，好友領頭，穿街過巷，轉入氹仔木鐸街的一家食肆。每次還是會點馬介休球，魚絲足料鹽香，每家製法不同。

初試澳葡焗肉圓（Capela），用免治豬肉、煙肉、麵包、洋蔥等材料混和，入模塑形成圓環狀，再烤焗，入口鬆化惹味。另點澳葡免治豬肉，豬肉混和香料炒熟，下墊炸薯粒，上鋪太陽蛋，風味十足。

清代《清稗類鈔》記「空心肉圓」，也用上肉碎，詳言：「空心肉圓者，以豬肉凍碎，用凍豬油入團中蒸之，則油流出而團中空矣。」豬肉碎搓成肉圓，以凍豬油為餡，豬油流散，肉圓中空。

肉碎另可用於煮粥，現代仍然常見，元代《丹溪醫集》載治理消渴，可「用好粳米煮粥，以膂肉碎細，煮服以養腎，則水有所司。」「膂」指脊骨，膂肉就是裏脊肉，或稱「柳梅」。先煮粥底，再加肉碎，可養腎固水。

明代《遵生八箋》記「肉米粥」一條，食譜如下：「用白米先煮成軟飯。將雞汁，或肉汁，蝦汁湯調和清過。用熟肉碎切如豆，再加芫筍、香薷，或松穰等物，細切，同飯下湯內，一滾即起。入供以鹹菜為過，味甚佳。」先煮飯，再用湯底煮成粥，添熟肉碎，另加材料，單看文字，已對胃口。



逢周一、三見報

真誠的重要性？

剛剛看完偵探小說《一把扭曲的匕首》，這本英文原著出版於二〇二二年的小說構思新穎、推理嚴密，英式幽默貫穿始終，讀起來頗有趣味。

但其中一句的翻譯卻美中不足，中文譯文：「故事發生在一座青少年監獄，一群少年犯演繹着《真誠的重要性》……」初讀到此，我沒有特別留意，直到下一章作者寫道「他們生活中唯一的希望就是演出王爾德的傑作，他們認為這樣會讓自己看起來跟正常的孩子一樣。」

王爾德？《真誠的重要性》？我突然明白過來，那根本不是什麼《真誠的重要性》，而是王爾德的《不可見戲》（The Importance of Being Earnest）。《匕首》的譯者，你可知道，《不可見戲》的譯者是余光中大師！他為了將王爾德精心設計的

Earnest既是人名又是真誠的雙關翻譯出來，特意將主角Earnest譯為諧音認真真的「任真」，另一個角色的假身份Bunbury譯為諧音兩面人的「梁勉人」。多少心思在其中！《匕首》小說的譯者顯然沒有聽說過這部經典喜劇，也懶得上網查一下就直接譯了，所以才貽笑大方。

或許，多年以後，人們看完經典電影《隨風而逝》（Gone with the Wind，應翻譯成《飄》），會討論其中的道德困境類似莎翁的「存在或不存在」（To be or not to be，應翻譯為「生存還是毀滅」）。



逢周一、三見報